

倚

「我有一个预感。」曜俯下身子，稀碎的气体喷得我耳朵发痒。
「什么预感？」媚眼，周围的女人向曜飞来好多媚眼，我一个个全瞪回去。
「以后你做了我的王妃，后宫会成为一个大醋缸。」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神偷俏王妃

SHENG TOU
QIAO WANGFEI

以陌
MO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 江苏文艺出版社
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偷俏王妃/安以陌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561 - 4

I. ①神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2223 号

书 名 神偷俏王妃

作 者 安以陌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赵丽娟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杨 琴

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[http: //www. ppm. cn](http://www.ppm.cn)

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250 千字

印 张 20
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,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561 - 4

定 价 26. 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
录

楔子/1

第一章 我家有贼初长成/4

第二章 斗智斗勇斗厨房/7

第三章 小荷初露尖尖角/9

第四章 长安故人喜相逢/13

第五章 卿本佳人却做贼/20

第六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/27

第七章 夕阳尽处是长安/36

第八章 海棠经雨胭脂透/45

第九章 夜深灯火上城楼/52

第十章 满城春色宫墙柳/56

第十一章 人生看得几清明/63

第十二章 何必回头伤往事/70

第十三章 且把风流唱少年/85

第十四章 梦魂不惮长安远/96

第十五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/104

第十六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/116

第十七章 敢问相煎何太急/127

第十八章 天下难逢敌手棋/136

第十九章 莫愁前路无知己/145

第二十章 愁看直北是长安/161

目
录

- 第二十一章 鲲鹏扶摇九万里/171
第二十二章 昔日萧郎是路人/178
第二十三章 静听黄昏独自愁/192
第二十四章 幸得重逢未嫁时/200
第二十五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/211
第二十六章 黄粱梦醒泪三分/222
第二十七章 大漠千里走单骑/233
第二十八章 故人重逢玉门关/244
第二十九章 一剑曾当百万师/252
第三十章 关山万里斜照影/2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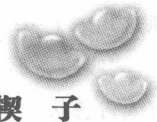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三十一章 问君何事轻离别/267
第三十二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/278
第三十三章 而今才道当时错/285
第三十四章 天涯何处是归鸿/289
第三十五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/298

尾 声/304

番外 南宫曜篇——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/308

番外 南宫烨篇——一将功成万骨枯/310

后 记 你是我一首唱不完的歌/313



楔子

“威——武——”

颤悠悠、晃忽忽的一声“威武”把正跪在堂下昏昏欲睡的“犯人”喊醒了几分，黑压压的大堂顿时寂静无声。

“玉扇儿，十五岁，生前温柔美丽，善良大方……”生着大胡子的黑脸阎王拿着一本生死簿，摇晃着脑袋念道。

“错了，她长得是挺漂亮，可是一点也不温柔善良！她上次把一个犯了一丁点儿错的丫鬟打得三个月都下不了床呢！”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堂下飘上来，很不识相地打断了他的话。阎王脸色一沉，循着声音望去，一个衣衫褴褛、尘土满面的少年正歪歪扭扭地跪在地上。那少年年纪不大，声音极脆朗，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，亮得让人惊心。

“放屁！本王说话轮得到你张嘴吗？判官，用阴阳镜看看玉小姐是怎么死的。”阎王拍了一下惊堂木，阴沉着脸吩咐道。

“是，大王。玉扇儿小姐是死于一名小偷之手——昨夜有一名小偷在扇儿小姐的房间里行窃，被扇儿小姐发现，两人厮打起来，最后互相掐住对方脖子，双双毙命。”判官眯着眼睛看着面前的两面镜子道。

“双双毙命？光天化日之下，那小偷居然敢做出此等事情！”阎王异常愤怒，把手上的惊堂木敲得噼啪响。

“什么光天化日，明明是黑灯瞎火……”那少年打着哈欠，一脸不屑。

“肃静！肃静！谁让你插嘴的！那可恶的小偷现在何处？还不快押上堂来！”阎



王又拍了拍惊堂木，恶狠狠地道。

“大王，就是下面那臭小子。听黑白无常说，他刚来地府没两天，咱们这儿的鬼就开始丢东西，连牛头大人脑门儿上的牛角都让这小子给偷了，现在牛头大人看着跟奶牛似的……这小子关在狱里的时候，还纠集小鬼们赌钱，看守他的小鬼把钥匙都输给他了，您看这不是，他今天自个儿开了门跑出来在地府参观呢，被我们给抓这儿来了……”

“哎哎，那个谁，看清了再叫！什么小子小子的，我又不是男人！”那小偷听见有人告恶状，气鼓鼓地瞪起眼睛。还温柔善良的玉扇儿姑娘呢，分明就是玉府逢年过节供奉各路神仙的香火不断，这些个阎王判官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软，这才不停地用好话招呼。其实谁不知道，那个玉小姐虽然生得国色天香，心地却坏得很，仗着自己是丞相玉进贤的千金，不仅对下人又打又骂，还经常欺负穷人。这回算自己倒霉，偷东西被她抓住了，结果她居然想掐死自己！自己那是正当防卫才掐她的，谁知道结果是两个人一起命赴黄泉……

“判官，查查该怎么处置！”阎王黑着脸吩咐。

“呃……按理说两人阳寿都没尽，要不然……还阳吧？”判官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“陪审团，你们怎么看？”阎王看了看列席的众人，问道。

“玉小姐才貌双全，年纪轻轻就死了，真可惜啊。”

“是啊，我看其中一定是有误会。都怪这个可恶的小偷，真是……”

就知道会是这样的说辞。小偷心里冷笑，瞪着对方狠狠一龇牙。

“那就这么定了。玉小姐是枉死，她阳寿未尽，理应还阳。来人，特赐小姐还阳令牌，送小姐还阳！”阎王大笔一挥，算是审完了一个。

人间黑暗，想不到地府更黑暗！就玉扇儿那样的人还阳寿未尽？还要让她回阳间祸害其他人？那凭自己的菩萨心肠岂不早该升天成佛了？小偷一肚子不服气，可又不能对阎王发作，只好在心里骂个够。

“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！”终于轮到审判她了，小偷打起了精神。

“你手里生死簿干吗用的，自己不会看啊！”

“你！你！你！你这个不死的家伙！判官，查查她叫什么名字！”阎王被顶撞了一句，气得鼻子冒烟。

“什么不死，我明明已经死了……”小偷不满地嘀咕了一句。

“回禀大王，她名字很多啊。三岁死了爹，四岁死了娘，被村里人喊‘扫把星’。六岁的时候到处要饭，被叫成‘小叫花子’、‘臭要饭的’。七岁开始偷东西，大家叫她‘死不要脸的小贼’；八岁因为一个老叫花子生病，她去偷药给他吃，被打成重

伤，被人喊为‘贱骨头’；十二岁的时候收养了一群小要饭的，自称‘老大’；十五岁的时候偷东西，被玉家小姐掐死了，死后大王您赐名‘小不死的家伙’……”

“阎王，扇儿小姐十五岁阳寿没尽要还阳，能不能也让我回去啊？我也只有十五岁耶，正值妙龄，花样年华，我见犹怜……”小偷叽里呱啦地为自己求起情来，阎王被吵得塞住耳朵。

“肃静！肃静！陪审团，你们的意见呢？”

“这小偷作恶多端，偷了那么多东西，理应投胎做畜生！”

“对，变猪！”

“变狗还差不多！”

“还是变耗子吧，人人喊打……”

最后众人一致认同：让她轮回转世，投胎成一个猪身子、牛鼻子、兔子耳朵、耗子胡子的怪胎。小偷凝着眉头听了阎王老爷对自己的判决，倒也没说什么，搓了搓鼻子，踢踢踏踏地跟随鬼差退了下去。

阎王长出一口气，提了下一个鬼犯继续审。可没过多大会儿，只见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哭丧着脸跑了回来。

“不……不不……不好了！”

“什么事情这么惊慌？”

“那……那小偷不知道什么时候偷换了玉小姐的令牌，现在……现在已经还阳去玉府了！”

“啊？！那玉家小姐呢？”令牌一经发出可是不能收回的，阎王顿时跳了起来。

“拿着被调换的令牌，投胎做怪物去了……阎王，哎哟！阎王你醒醒啊，我还没说完呢，那小偷不仅偷换了令牌，还偷走了判官的阴阳宝镜！阎王，你这时候不能晕啊！”

眼看阎王老爷两眼翻白，牛头情急之下一巴掌扇了过去。阎王嘎喽一声喘上气来，愣了半晌，终于爆出一声大吼：“小不死的浑蛋，偷东西偷到本大王头上来了！有……有……有本……本事你别死，你要死了再落到本王手里……哼！”



“小姐？小姐醒了！”

檀香缭绕，尘雾生烟，刚睁开眼睛，面前的一切都那样的不真实。

转转脑袋，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雕了荷花纹的紫檀香木床上，床沿精致的牙条浮雕荷花莲蓬纹招摇地显示出逼人的华贵。哇，这比我平时睡在破庙里的那张又臭又硬的席子好了何止千百倍！一张铁梨螭纹翘头案摆在屋内的角落，案边是一个紫檀嵌珐琅的绣墩，墩上镶的宝相花纹珐琅片看一眼就知道价值连城。屋子正中央是一对嵌黄杨木雕的八仙人物挂屏，以我多年的偷盗经验判断，这幅屏风绝对出自长安城数一数二的大师手笔，这个价值嘛……这东西太大了，没偷过，我还真不好说。

我眨眨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把地府里面的经历回忆一遍，心里乐得蒙着被子嘎嘎贼笑。这么说，这就是相府千金的闺房了，而我从此以后就是玉扇儿了！哈哈，再没有讨人厌的虱子，没有到处蹿的老鼠和蟑螂，再也不用忍饥挨饿看人眼色了！小贼我终于修成正果，以后就要过上神仙般的大小姐生活啦！

“小姐，小姐您先把药喝了，我这就去禀告老爷！哎呀，老爷夫人这两天都担心死了……”床边一个梳着粗麻花辫、穿着碎花衫子的小丫头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她哆哆嗦嗦地把一碗药送到我面前。我一时还没适应过来，生怕多说话露了馅，赶快接过药就往嘴里送。天！这什么东西啊，是给人喝的吗？我刚喝一口，就哇的一声吐了出来，端着碗的手一松，那胭脂红海水青花八仙碗就地上开了花，不知道耗了多少名贵药材的汤汁泼了一地。

“哎呀，小翠该死，小姐饶命啊！小姐饶命！”那丫鬟顿时面无人色，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饶。

“……”

不用这么夸张吧，打碎一个碗而已，不需要磕得头破血流吧？小翠，这个就是那个玉扇儿的丫鬟？看来平时被欺负得够可怜的，遇到我算你积德了。我拦住小翠，用商量的口吻小声问了她一句：“那个，有吃的没有？”

“啊？”小翠呆了一下，睁着亮晶晶的眼珠子愣愣地看着我。

十五年了啊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狠狠吃一顿有钱人家的饭！大口地吃红烧肉、喝猪血汤、啃白面馒头、嚼五香肉饼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样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。

小翠怯生生地看了我半刻，终于相信了我没有责怪她的意思，连滚带爬地跑去吩咐下人准备食物。

看着眼前一字排开的粥、茶和清汤，一滴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上慢慢滚下。

我这是不是投错胎了？这里真的是王府吗？怎么看上去连西村王大妈家的伙食都不如啊？好歹当初我当乞丐的时候还能要到一些吃剩的肉末，现在居然……连一点油星都看不到！

好吧，我明白了，这帮人一定是觉得我大病初愈不能吃发物，这才不给我大鱼大肉吃的。这个我懂，唉，这样的话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，我忍，我忍！

就这样，我挣扎在失望与期望之间，清汤寡食地过了半个月。

半个月之后——

“拜托啊，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不用吃这么清淡的，我想吃红烧肉啊、烧鹅啊、炸鸡啊、蒸鱼啊……”我趴在桌子上，翻着白眼无力地说道。

“小姐，您可别为难我们了，老爷三令五申，您将来是要嫁到宫里去的人，就算不当皇后也要当皇妃的，要保持体形，一日三餐都不能碰油腻的东西……”小翠紧张地说。

靠！什么劳什子的皇后啊！本小姐投胎是来享福的，怎么成了来吃斋的？想我活泼可爱的乞丐神偷，居然沦落到天天凉茶清粥！每天除了花园以外哪儿也不能去，真是无聊透顶！

可说归说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悲悲戚戚、忍气吞声，又过了半个月。

“这年头，贼也太猖獗了，连相府的厨房都敢进！上次老爷用膳，我给端菜上



去，你猜怎么着？掀开碗盖子居然发现整条鱼都不见了，刺儿都没剩下！”厨房大娘尖锐的叫声震得屋顶的瓦块咯噔噔地响。其实不是她会河东狮吼，而是我被她的叫声吓得抖了几抖。

此刻的我正蹲在屋梁上很不君子地啃着剩下的半条鱼，把鱼刺吐得满梁都是。可怜啊，我明明是大小姐了，却还要继续当小偷。厨房的大娘气得咒爹咒娘咒小偷祖宗十八代，我边听边吃，越吃越觉得自己可怜……

“别骂了，这世道什么事情都有，偷点吃的算什么？我听说京城的猪栏里上个月生了头奇怪的小猪，说是长了一副猪身子、牛鼻子、兔子耳朵、耗子胡子，大家都说是天蓬元帅下凡呢。皇上亲自下令要好好供奉，你说吧，不就是一头猪吗，每天给它吃燕窝喝女儿红，还有人每天给它唱戏捶背的。所以说啊，这也没啥稀奇的……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屋顶上的我已经是眼泪汪汪——天理何在啊！早知道就不换那个令牌了！现在是别人好吃好喝好伺候，我却饿得肚子贴着胃。失策，大大的失策……



自从厨娘把厨房遭贼的事情向上级主管部门——我的娘亲即玉府三夫人报告后，厨房的戒备更加森严了。厨娘大婶八岁的小儿子也参与到看守厨房的任务中来，每天拿着一根小棍雄赳赳地在门口走来走去，大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架势。

为了更好地偷到吃的，我开始踩点。厨房最忙的时候是开饭前两个时辰，这时候厨娘大婶就要开始洗菜了，通常这个时候她会命令她儿子小虎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，而我……必须趁戒备最松的时候偷到菜。

月不黑，风不高，小虎正虎头虎脑地坐在板凳上吃手指头，我这边已经准备就绪——作案工具：木头玩偶一只，铃铛两个，糖果三枚。

第一天，作案成功。小虎在玩具与零食的引诱下，擅离职守，给了我可乘之机。事后厨娘大婶发现自己丢了一只烤鹅和半盘虾，小虎被揍得哭了好几次。等我再次带着作案工具准备去偷吃的时候，小虎的板凳面前居然摆满了娃娃、铃铛和花生米。看来厨娘大婶有所准备，我的作案难度明显增大了。

“小虎……姐姐来陪你玩好不好？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我决定冒险和目标人物接触。

小虎撅着嘴巴，不理睬我的引诱，自顾自地玩手上的玩偶。

“给我玩好不好啊？”

“你谁啊？”小虎不太友善。

“我……我就是……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！”小孩子，想套你贼姐姐的话，我才不



上当呢！

“你的名字真奇怪……我为什么要告诉你……”小虎认真地重复了一遍，这孩子记性倒不错。

“姐姐进去拿吃的，你别喊啊。”我努力摆出友好的样子，贼溜溜地走进厨房外屋，端了一盘菜就往外走。

“妈妈，有人把菜端走了！”在我刚走到门口，小虎就很忠诚地扯着嗓子喊了起来，我手一抖，差点把菜洒了。

“谁？”厨房里传来了炒菜声。

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！”小虎大声回答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

“你这死小子敢要老娘，等老娘待会儿收拾你！”厨房大婶好凶哦。

见她没有追出来的意思，我乐了，重新返回案发地，偷另外一盘鲍鱼。

“妈妈，又有一盘菜被端走了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！”

娘俩的问答重复几次，我满载而归，厨娘大婶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不知道她等一下出来发现刚炒的菜都没了，会不会再揍小虎一顿。我同情地看了一眼小虎，他正红着眼睛，很不甘心地看着我。

“妈妈，她快要要把菜全部偷走了！”小孩子似乎还在进行最后一搏，看他涨得红红的小脸，我冲他吐了吐舌头。

“谁啊，你再说待会儿我打死你！”厨娘不耐烦的声音充斥着厨房，混杂着油烟的气味。

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……哇……”小朋友委屈得哭了出来，我冲他做了个鬼脸，然后离开。

在玉府一个月，我为了获得食物，偷技大增。厨房已经成为磨炼我身手的好地方，什么头钗开锁术啊、飞檐走壁术啊、调虎离山计啊……全部被我尝试了一遍。所谓一屋不偷何以偷天下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偷。我是从小物件偷起，直到偷遍天下！而平时呢，我继续装我的大小姐，看花、赏月，听说远房表哥来了要做娇羞状躲在房间里不出门，偶尔还附庸风雅一下，对着外面的花花草草背几首诗词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和厨房的一众看守们斗智斗勇。这种生活虽然和我当初想的很不一样，但暂时也算新鲜有趣。直到……直到我的丞相老爹认为我确实已经痊愈，把一群称为“夫子”的家伙丢进我的生活为止……



第三章

小荷初露尖尖角

“关关……且鸟，在河之洲。幼桃……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

“错了，是关关雎鸠、窈窕淑女！”穿着青布褂子的白胡子老先生气得把教鞭摔得噼啪响，小翠在一边急得跟什么似的。

“我说你念字念半边，难道就不能念另外半边？鸠你要是念‘九’不就差不多对了吗，你干吗念‘鸟’啊？”小翠小声对我说道。我撅起了嘴巴，我怎么知道要念左边还是念右边啊，我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上了一个月的学，我能认识这么多字已经是奇迹了好不好？

“夫子，您别生气，我家小姐受了惊吓，别说这些书了，现在她连府里的人都认不全，您就别责怪她了。等她恢复记忆了，您再考她吧。”小翠同情地看着我，解释道。

“玉小姐，再过些日子你就要进宫了，现在你连本《诗经》都背不全，你……”

“听说皇帝比我爹还老，估计我背得全他也听不清楚。”我小声嘀咕，我才不要嫁给一个老男人当老婆呢。本姑娘才十五岁耶，要我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，别说当皇后了，当太后我都不稀罕！

“朽木不可雕也！哼！”老先生痛心疾首。此刻，我正拿着他心爱的《诗经》叠小宝塔，都叠到第八层了，可见本姑娘心灵手巧。

“停停停！你这是弹琵琶呢还是弹棉花呢？”我面前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说话脸上的粉就刷刷往地上掉，浑身香味冲得我直打喷嚏。听说她年轻的时候可是



丽春院的头牌姑娘，最擅长弹琴，号称纤指一动，乐满扬州。唉，选了这么一个人来教我，看来这个玉老爷是铁了心要把自家姑娘培养成皇宫里的头牌。

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香艳场景：

脂粉飘香的公公们捏着手绢口里喊着：“大爷里边请，这里的姑娘都是上好货色，有会弹古筝的××贵妃、会跳西域舞的××才人、会画牡丹的××婕妤，还有会弹琵琶的玉扇儿皇后……”

“果然是美人啊，来人，赏银子！”白头发的皇帝老头左边亲一个，右边搂一个。

“谢谢皇上大爷赏赐。大爷你的皱纹里夹死了一只好大的苍蝇哦，让我帮你抓出来吧。”

“头牌姑娘就是头牌姑娘，玉扇儿皇后真是可人啊，朕就再赏你当皇太后，顺便给你爹加官晋爵……”

……天，难道这就是我日后的生活吗？

“喂喂喂，用点力气弹！你弹的是《十面埋伏》，要铿锵有力，气壮山河！瞧你弹得悲悲戚戚的，都成《四面楚歌》了！”糟糕，老师发火了，可是我现在的确实觉得自己很凄惨嘛。

“反正都是讲项羽，《十面埋伏》和《四面楚歌》也差不了多少……”我苦着脸反驳，那老女人啪的一下把教鞭往桌子上一敲，瞪着金鱼似的眼睛恶狠狠地望着我，我吓得半句话也不敢说了。阎王，求你了，把我魂魄收回去让我投胎变怪物吧……

“所谓画之作也，善足以观其时，恶足以戒其后。小姐切记不可……喂喂喂，口水掉我宣纸上啦！醒醒！”

教我作画的是我众多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个，三十出头，尚未娶妻，容貌嘛……确切地说，他长得就很像作画之人：八字胡须，一字眉，血盆大口灯笼眼，朝天八戒鼻外带招风耳。他往哪儿站，哪儿就自成一派风光。这个老师脾气也古怪，不就是教画吗，居然虔诚到要我沐浴更衣后才能碰画笔。

“放学了？”我半眯着眼睛看着他，好困啊，平时我只会涂鸦不会作画啊！

“放学？你居然吐口水到我的墨宝之上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画出一幅画来，画得不像不准放学！”我抓过画笔，不就是画画吗，有什么好怕的！

半小时后，我得意地吹了吹那张满是墨水的纸。交卷，搞定！

“这乌漆抹黑的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“对对，这幅画的名字就是《乌漆抹黑》。画的是在漆黑的夜晚，一个穿黑衣服

的绝色神偷偷东西的故事。夫子，你要有点想象力嘛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咕咚，面前人昏厥。

“《论语》有云：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，意思就是……玉扇儿姑娘，玉扇儿姑娘！你来回答，这句话后面一句是怎么说的？”面前的白胡子老头是我的道德课老师，每天逼我念《女则》之类的文章。他最大的特色就是喜欢提问，回答不出就打手心，他自然不敢打当朝丞相的千金，不过每次我回答不出，小翠就会被打得很可怜。

“这个嘛……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……”我心里贼笑，他一定不会发现他的教材被我偷来了吧，现在那本《论语·颜渊》就老实地躺在我的腿上，我眼睛一斜一斜地念出来。

啪！我的书被老头一把抢去。糟糕……低估这老家伙了。我把脑袋深深地埋进桌子下面。

“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啊！”老头痛心疾首，一脸悲愤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这恐怕是在相府第一个发现问题实质的人。

“把手拿出来！”老头命令道，小翠颤抖着伸出了手，上面已经是红一道黑一道的伤口了。老头举起了鞭子，小翠含泪转过头，神情幽怨地看着我。

“等等！”我一把抓住了鞭子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夫子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……嘿嘿。”

“你……你这倒学得挺快的嘛！”

“敢问小姐写的是什么字？”

“玉扇儿啊，我的名字。”

“这玉字在哪儿，扇字又在哪儿？”

“这叫草书，草书你懂吗，凡是那种看都看不清楚的书法都叫草书！”

“小姐，这个草书不是这样理解的，古语有云……”

“云，你要云我给你画一朵啊，你看着……这不就有云了吗？”我大笔一丢，面前的书法老师连连擦汗，不知道这算不算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“玉扇儿小姐天资过人，老朽……老朽的能力有限，愧为人师，老朽……老朽这就去向玉丞相请辞……咳……咳……”

“老夫子您慢走，等我练成玉体草书后，给您送一块‘桃李满天下’的牌匾





去！”送走书法老师，我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见招拆招，总算是又气跑了一个。

“小姐，您别坐着，坐多了屁股大。我说啊，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抬头挺胸收腹！别这样看着我，眼睛千万不能瞪，嘴巴别张那么大，学我这样抿着唇笑，大家闺秀一定要知书达理，这礼嘛就是……”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胖大婶，对着我指指点点的。

“喂，你什么人啊？”这大婶声音嗲得都能酸掉人大牙了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。

“小姐您可不能喊我‘你’，还有说话的时候不要这么大声。我是丞相大人新请来的师父，以后你的礼仪全是我来教……”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楚了，只觉得两眼发黑、双腿发软、满身虚汗。老天，你开开恩吧，我不要当大小姐了，让我回去要饭吧！